

美国和中国社区基金会：历史，现状与前景

威廉·瓦尔德曼、温馨与黄建忠

本文从历史、发展现状和影响力前景来探讨美国和中国的社区基金会，并讨论了社区基金会面临的挑战。美国社区基金会已经有100年的历史，发展比较健全，但随着社会的改变，社区基金会也面临新的挑战。中国社区基金会的发展在起步阶段，有别于西方的社区基金会，呈现不同的形态。社会的快速发展导致社区中出现各种社会问题，而社区基金会将有潜力在这种变化中发挥重要作用。本文具体指出如何影响社区基金会进一步发展并减少所服务社区居民收入不均问题的方法。

关键词：社区基金会，公益，CIPP，中国，美国

引言

1914年，美国银行家弗雷德里克·戈夫（Fredrick Harris Goff）希望能够建立一个为解决当前和未来社区需求的、由个人资助的、能永久运作的社区导向基金会，于是在俄亥俄州克利夫兰市建立美国第一家社区基金会——克利夫兰社区基金会。弗雷德里克成立克利夫兰社区基金会的目标和管理原则是汇集克利夫兰地区所有的慈善资源，形成一个基金以促进城市发展。他的愿景是社区领袖能够利用每年基金的利息，来提高城市居民的精神、道德和身体状况

（Foundation Center, n.d.）。此后，其他社区基金会也很快出现，包括加州社区基金会和芝加哥社区信托。社区基金会数目持续增长，在1985年至2014年间，美国社区基金会数目增长约三倍，从250家发展至764家（Bernholz,

Fulton, & Kasper, 2005; Foundation Center, 2014）。美国社区基金会的增长与经济状况和税法改变有很大的关系，其他促进因素有（Sacks, 2000）：

- 政府财政在社会安全保障和基础设施项目上的下降；
- 联邦政府“权力下放”政策的出现，联邦政府将资金与主要职责向下传递给地方政府和当地社区；
- 对帮助弱势群体所提供服务的分裂、复杂和分类而导致失败的挫折；
- 服务特定问题而产生的组织多重性和在社区整体规划和轻急缓重考虑方面的限制；
- 主要城市中心的经济和社会价值规范的衰退；
- 个人捐助者缺乏时间或不愿去调查个别的慈善机构，相较之下，社区基金会有专人认真审查慈善机构及其项目的效益。

随着运动的成熟，社区基金会的国家标准建立。在基金会理事会的领导下，国家认可过程程序创建（Council on Foundations, 2016）。这个认证程序与其他健康和公共服务的领域相同。由专家和从业人员建立标准，提供技术帮

助，由社区基金会进行自我审查，而最终的评审则是由专家小组进行。目标是提供卓越、责任、影响和特质的文件凭证。认证是指一个社区基金会达到或超过这些基金会的“行业标准”（Council on Foundations, 2016）。

就中国而言，最近几十年的经济迅猛发展（Cai & Wang, 2002, 2010），2004年《基金会管理条例》的发布促进了全国范围内的基金会发展。然而，在社区基金会方面，到2008年才开始起步，成立第一家中国社区基金会。本文探讨美国和中国社区基金会的发展和面临的挑战，并具体指出如何影响社区基金会进一步发展并减少所服务社区居民收入不均问题的方法。由于中国社区基金会的发展尚在起步阶段，本文对社区基金会的定义、目的和管理着重在美国的经验。

社区基金会的定义、目的和管理

美国基金会中心（<http://foundationcenter.org>）可能是对美国基金会最权威的数据库，它将社区基金会定义为“一个免税的慈善组织，主要为一定地理区域内的社区或地区提供支持，包括资金维持和基于多元资助者的管理”（Foundation Center, n.d.）。从美国法律和税务的角度来看，这些机构被定义为“慈善”，而不是私人基金会。因此，他们豁免政府税收501(c)3条款规定，如每年支出5%的规定。捐助者对美国社区基金会的捐款也可免税。

埃莉诺·W·萨克斯在《社区基金会在全球范围内的成长：社区基金会运动活力的考察》（Sacks, 2000）一书中，提到社区基金会的主要目的和功能是：

- 致力于提高特定地理区域内居民的生活质量；
- 基金会独立，不受其他组织、政府或捐助者的控制和影响；
- 由具有代表性的社区居民组成的理事会负责治理；
- 通过资助非营利组织，解决不断出现和变化的各类社区需求问题；
- 寻求在长时间内向广大捐赠者募集资金的渠道，这些捐赠者包括当地

居民、非营利组织和商人；

- 根据捐献者的兴趣和捐助能力，为其规划服务；
- 帮助捐赠者实现他们的慈善公益目标；
- 作为促进者、召集者、合作者和帮助者，参与一系列的社区领导和合作活动，寻找重要社区问题的解决方案；
- 有公开透明的政策与运营过程；
- 有义务定期向公众公开任务目标、活动情况以及财务状况。

社区基金会及下面提到的类似机构的显著特点是，它们体现了慈善捐赠的不同方法。慈善捐款的一般方法包括直接捐款和给予组织提供一系列的方案和服务（例如，那些直接服务于弱势群体如无家可归者、精神病患者、发展障碍或机构如博物馆、医院、大学或交响乐团）。对社区基金会的捐赠主要集中在社区总体改善和决策，至于捐赠资金用于什么项目，其特殊目的则由基金会的管理层或社区居民和委员会决定。在某些情况下，捐助者可以直接管理他们的捐赠物资。在大多数情况下，是需要战略规划来建立社区发展重点和计划的。需要改进的目标区域可能涉及到文化、健康、公共服务、社区基础设施、人力资源开发或教育机会等。

社区基金会的规模和范围

根据最新数据显示，世界上有超过1700家社区基金会，其中超过700家都位于美国。2012年基金会中心报告显示，这些基金会总计有\$ 550亿的资产，并在2010年给予补助和奖励共计\$ 42亿，占美国全部基金会资助额（\$ 459亿）的9%（Foundation Center, 2012）。更多最近的数据表明了社区基金会在数量和资产上的增长。在资产规模方面最大的25个社区基金会，资产范围从\$ 65亿（硅谷社区基金会）至\$ 7亿美元（中央印第安纳社区基金会）。捐赠前25名，捐赠金额范围从\$ 9.6亿（硅谷社区基金会）至\$ 5900万（奥兰治县加州社区基金会）（Foundation Center, 2012）。显然，

社区基金会在美国慈善机构和慈善捐赠中占据一个显著和不断扩大的组成部分。

在中国，社区基金会虽然起步较晚，但发展态势良好，其中尤以上海、深圳为代表。2008年，中国首家社区基金会——桃源居公益事业发展基金会成立。对于全国具体的社区基金会数目，没有一致的数据。我们在中国基金会中心（CFC）数据库中输入“社区”，根据精确查找，得到50家社区基金会，见表一。

历史与脉络

美国社区基金会源于美国20世纪的慈善运动，以“友好访问者”（friendly visitors）为开端。富人组织的团体派出志愿者（友好访问者）去有需要的家庭确定他们特殊的需要。志愿者会向理事会或机构推荐，让他们提供食品、药物和其他商品给需要的人。这些早期的努力慢慢发展为各种各样的社会福利机构，帮助和促进整个社区的渴望也从这些努力中衍生。

我们需要认识到社区基金会只是有组织的社区慈善事业的一个例子。露西·伯尔尼霍尔兹，凯瑟琳·富尔顿和加布里埃尔卡斯珀在《新希望的边缘：美国社区基金会的未来》中指出，社区慈善事业是一种古老的人类文明，并在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形式。他们还指出，现在，下面这些方式也被应用于社区慈善事业（Bernholz, Fulton, & Kasper, 2005）：

联合劝募协会（United Ways）：这是致力于提供特定区域内的财务健康和公共服务的慈善机构。联合劝募协会在特定区域内有一个统一的募集活动，在募集活动期间限制接受健康与公共服务机构数目。联合劝募协会对社区健康和公共服务进行需要评估，并建立资金分配优先顺序。联合劝募志愿者审查组织的资助申请和评估考虑既定的优先申请组织的金融和服务性能。

联合慈善机构（Associated Charitable Organizations）：健康导向的慈善机构，如针对癌症、糖尿病、心脏病和

其他疾病的治疗，为特定地区的特定疾病或残疾筹集和分配资金。

联合捐赠（Federated Giving）：包括如路德会、犹太联合会、天主教慈善机构和其他基于宗教或宗教价值观的机构组织，为界定区域内社区健康和公共服务筹集并分配资金。

基于属性的焦点基金会（Identity-Based Focus Funds）：服务由种族、民族或性别定义的社区包括支持妇女、非裔美国人、美国原住民和其他群体。黑人联合基金会就是这种类型的一个很好的例子。

捐赠圈（Giving Circles）：个人捐助者结伴并集体给予的团体。

在中国，慈善事业历史悠久，以“仁”为核心的儒家思想深入人心，但是我国专业的非营利组织起步较晚。20世纪初，随着西方文化的传播，非营利性组织开始兴起。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在民生方面，国家提供教育、保证就业，实行福利与工作制度相结合、生活资料平均供应等措施，形成了国家集体包揽人民需要的局面（黄黎若莲，2001），非营利组织的发展受到了限制。20世纪80年代，中国分别从经济和政治方面进行了体制改革，使得经济得以蓬勃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公民需求增加，各地公益性服务组织相继诞生。1993年民政部等14部委联合发布《关于加快发展社区服务业的意见》，明确要求各地建立社区服务发展基金（王建军，叶金莲，2006）。2004年《基金会管理条例》的发布促进了全国范围内的基金会发展，2008年成立第一家中国社区基金会。至2016年，中国社区基金会约有50家（基金会中心网，n.d.）。

美国社区基金会概述

理解一个社区基金会代表的结构、功能和运作，可以增强读者对于这些基金会的理解。基于此目的，下文将以新泽西社区基金会为代表，提供一个美国社区基金会综述。新泽西社区基金会成立于1979年，拥有精良的投资，设有多个专门基金，不仅有多种资金渠道，同时拥有广泛和多元的受助者。它将自己定义为“一个对人们生活的社区产生长远持久影响的家庭、企业和基金会联盟”（Community Foundation of New Jersey, n.d.）。该基金净资产为2.4亿美元，在2013年获得4680万美元的资助，同年捐助资金4080万美元。基于新泽西基金会拥有100%的评级透明度和99.6%的财务管理有效度，它被慈善导航（<http://www.charitynavigator.org/>）评为四星等级。慈善导航是一个对美国慈善机构进行分析和评级的独立公司（Community Foundation of New Jersey, n.d.）。

新泽西社区基金会现在包括下面7种专项基金：

捐赠者指导性基金（Donor Advised Funds）：许多个人和家庭出于专门目的希望能够建立自己的资金，并参与捐款决策过程。相应地，捐助者得到基金会提供的管理和投资服务支持。新泽西社区基金会维持和服务超过150个这样的基金。

企业指导性基金（Business Advised Funds）：企业基于企业价值和目标，回馈其所在的州，对新泽西社区基金会捐款。在新泽西社区基金会有17个企业指导性基金。基金会管理这些基金，从而确保管理的有效性和达到能反应价值观和社区目标的成果。

传统基金（Legacy Funds）：该基金会定义传统基金为家庭和机构为“保证社区基金会能够快速灵活对不断变化的特殊类别的社区需求做出回应”而设立的基金。因此这些基金的捐助者希望能够通过基金会的治理直接依据既定捐款程序给予支助，达到主动解决社区需求的目标。新泽西社区基金会现有55个遗产基金，目的多样，包括从动物救助到支持退伍军人。

学生奖学金（Student Scholarships）：这些资金反映了捐助方的意愿：增加州内学生的教育机会。新泽西社区基金会现有17种不同的为纪念个人、家庭或其他特定目的的学生奖学金

金，每一种基金都有其特定的目的和符合资格的申请人。

指定机构基金 (Designated Agency Funds)：这些基金专用于某一个组织，由基金会进行管理，以确保其效率、问责性和有效性。在指定的机构倒闭和捐助者已去世的情况下，基金会将指定基金捐助给其他目的相同的组织。新泽西社区基金会有数百个指定机构基金，支持非营利组织、医院和卫生保健机构、教堂和宗教服务机构、博物馆和许多其他解决其社区的健康、公共服务、文化和精神需要的机构。

机构捐款基金 (Agency Endowment Funds)：在当今的经济环境下，非营利机构主要关注的问题就是资金的可持续性。基金会在管理参与机构的基金时，将资金放在另一个更大的基金中，以保证其安全性和达到投资的最大回报。这种安排也解决了机构在动荡的经济环境中，难以做出怎样投资机构储蓄的决策的困难。基金会有超过150个机构捐款基金，旨在提供医疗保健、公共服务、宗教活动、地方商会和其他服务。

特别项目 (Special Projects)：这一类基金“允许用创新的方式产生新方法来解决目前整个新泽西州面临的挑战和机遇”。基金会有超过30个特别项目基金，支持公共教育非营利组织和其他社区相关努力。

中国社区基金会概述

美国社区基金会都由社区居民推动成立，而社区基金会在中国本土化的过程中产生了以下三类社区基金会：第一类是政府倡导的社区基金会，第二类是企业为主导的社区基金会，第三类是居民主导的社区基金会（徐家良，刘春帅，2016）。第三类和美国社区基金会相似，第一和二类则是中国因社会政治体制的不同而有的基金会。

政府倡导的社区基金会

政府倡导的社区基金会的产生主要是基层政府为了满足社区日益增长的公共服务需求，了解到社区基金会可以聚集社区资源、提供社区服务的组织形

式，主动推动社区基金会的成立，如深圳市光明社区基金会（以下简称“光明基金会”）。光明基金会于2015年在深圳市民政局登记正式成立，在政府大力推动和协调下，由深圳市华星光电技术有限公司和深圳华强集团有限公司牵头，办事处、社区和社会各界积极协助和参与，联合发起成立，原始资金为800万元，基金会的宗旨是“整合资源，输出人才，建立光明公益平台”（深圳市光明新区社区家园网，n.d.）。

光明基金会服务范围覆盖整个光明新区28个社区。目前选取凤凰、玉律等五家社区试点，各募集资金2000万元，成立5个社区基金会，开展公益项目30余个（深圳市光明新区党工委，2015）。光明基金会也可以为其它社区基金会提供人力、资源和技术支持，为暂时不够条件成立社区基金会的社区设立冠名基金。它将社区服务分为六个板块，分别为：公益服务、志愿者服务、养老服务、低保服务、托孤服务和助残服务（圳美社区家园网，n.d.）。

光明基金会是全国首个区级的社区基金会，它搭建了一个更广阔的社区治理平台。通过这个平台，光明新区广大群众、辖区企业和各类社会组织，能够充分参与新区社会治理和民生发展。目前，光明社区基金会已设立了华星光电塘尾社区基金、华强文化教育基金、越众侨史基金等3个冠名基金（深圳市关爱行动公益基金会，n.d.）。光明基金会构建了以社区为平台、社会组织为载体、社工为骨干的“三社联动”服务机制，形成了三方资源共享、优势互补、相互促进的良好局面。其中，社区提供运作平台，起到了基础作用；社会组织调动社会力量参与社区服务，激发了社区服务活力；社工提供专业个案服务，提升社区服务能力。五家社区基金会成立以来，由社会组织实施的社区服务项目共计21个，参与服务的专业社工人数67人（张恒春，2015）。

企业为主导的社区基金会

就企业为主导的社区基金会而言，以桃源居公益事业发展基金会为代表（以下简称“桃基会”）。桃基会于2008年11月8日在民政部注册成立，由深圳桃源居集团董事长李爱君女士发起。桃源居控股子公司深圳航空城（东部）实业有限公司捐资1亿元人民币设立中国首家非公募社区基金会（桃源居公益事业发展基金会，n.d.）。桃基会是一个全国性的以企业捐赠为主的非公募基金会，其资金主要针对若干个社区，目前这些社区主要是桃源居开发商在各地开发的社区（中国政府创新中心，2012）。桃基会的宗旨是为推动中国人居事业发展，专责培育社区公益组织（桃源居公益事业发展基金会，n.d.）。

桃基会是社区公益事业的资源提供者。通过资助社区内的公益性社会组织，以完善社区公共服务与社区福利体系，为社区公益事业发展提供资金，从而实现社区公益性社会组织的良性运营和可持续发展。桃源居社区公益性社会组织体系的运行方式是：“社区型基金”捐赠“社区公益中心”；“社区公益中心”管理“社区社会组织体系”；“社区社会组织体系”参与社区治理和服务（中国政府创新中心，2012）。如图一所示。

社区公益中心面向社区提供公益服务与有偿的公共服务，并将所得收入全部用于社区公共服务和福利事业的发展。社区公益中心是桃源居社区社会组织的发起者、资助者和管理者，它通过基金会获取资源，又将资源分配给各大社区组织，承担着社区资源分配和优化的作用（中国政府创新中心，2012）。桃源居社区公益性社会组织体系由一系列的社会组织构成，这些社会组织覆盖了社区服务的方方面面。从物业管理到社区体育、文化、教育、医疗等，再到各种细微的便民服务，社区社会组织有效地成为了政府公共服务的补充（中国政府创新中心，2012）。

桃基会自成立以来，累计接受捐赠人民币2.3亿元。截至2014年底，公益支

出累计1.26亿元。桃基金会主要针对桃源居社区开展社区社会组织培育、社区公益人才培养、灾害救援、社会公益、社区理论研究五大类，共计48个公益项目，扮演了社区公益事业资源提供者。桃基金会成功构建了社区公益服务体系，形成了桃源居模式，依托社区基金会推进了社区治理创新（桃源居公益事业发展基金会，n.d.）。桃源居模式是通过创建社区资本和创办社区公益性社会组织，将政府的公共服务、企业的市场服务与社会组织的公益服务结合在一起，从而形成了“党委领导、政府管理、企业投资、居民共建”的社区治理和服务模式，为中国城市社区建设与管理创新做了有益的探索（中国政府创新中心，2012）。桃基金会通过资金支持、理论研究和输出管理等方式将社区基金会这一社区治理的成功经验从深圳复制到重庆、天津，再到北京、上海，为我国社区基金会的发展及社区治理模式创新起到推动作用，社区基金会也越来越受到政府、学界和公益界的高度认可（桃源居公益事业发展基金会，n.d.）。

居民主导的社区基金会

居民主导的社区基金会以深圳蛇口社区基金会为代表。2014年12月14日，89位蛇口居民作为蛇口公益基金的发起人，每人捐出1000元作为启动资金，成立蛇口公益基金。在2015年4月，蛇口公益基金升级为蛇口社区基金会的募捐工作启动，在招商局蛇口工业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平安保险、招商地产及230多位蛇口人的支持下，两个月共募集资金130多万元。并于2015年10月成立深圳第一个纯民间自发发起、居民众筹成立的社区基金会。蛇口公益基金通过“众筹”项目，将众筹款项全部用于慰问社区的病人、残疾人及生活困难的空巢老人（深圳市南山区招商街道办事处，n.d.）。蛇口社区基金会的原始注册资本为100万，后续再汇入30万。其中70万是从400多名居民众筹得来，另外60万则由企业捐赠。蛇口社区基金会为防止企业干涉基金会的运作，决定居

民捐赠的钱要多于企业捐赠。且为了避免政府对社区基金会工作的干预，基金会拒绝了政府捐赠。由此保证蛇口社区基金会的决策、财务和人事等方面的独立性和自主性，能够根据社区需要进行民主决策，从而解决社会公共问题（徐家良，刘春帅，2016）。因为蛇口社区公益基金会成立时间较短，关于基金会的信息很少，活动和成就都未查到。

社区基金会影响及挑战

目前针对社区基金会对服务的社区、家庭和个人的具体影响或成果的中美研究文献不多。然而毫无疑问，社区基金会承担的文化、宗教、教育、环境、自然、健康和公共服务无疑丰富了社区服务，并提高了社区受惠居民的生活质量（Guo & Brown, 2006）。在很多情况下，这些机构提供或资助的服务实际上是以证据为基础的服务。社区可能同时在资助的活动过程中受益。社区基金会可以让他们的志愿者、员工和管理者都感觉到自己对所服务社区的权利和责任，这对于很多人来说是强有力的动力。

伯尔尼，富尔顿和卡斯珀在《新希望的边缘：美国社区基金会的未来》中指出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产生的社会变化导致了美国社区基金会的许多挑战。诸如美国社区基金会应该是社区资金的最好管理者的想法发生了改变，现在人们认为个人和组织在维护捐赠资金用于社区方面会更加成熟和谨慎。这是通过政府监管、审计要求和国家认证机构要求一步步推动的。此外，社会的日益多样化，交通方式的进步，科技的发展，使得“地方”的概念更加模糊。捐助者们可能居住和生活在不同的地方。此外，随着时间的推移，跨地界的公民和专业服务机构的激增给了使得个体有更多表达他们基本的根源和身份的机会（Bernholz, Fulton, & Kasper, 2005）。这些都是美国社区基金会将面临的挑战。

在中国方面，社区基金会的发展仍然存在以下挑战：1、设立基金会门槛高。在2004年《基金会管理条例》

第八条中，明确规定了全国性的公募基金会原始基金不得低于800万元人民币，而地方性公募基金会不低于400万元，非公募基金会的原始基金不低于200万元；且原始基金必须为到账货币资金。以深圳蛇口社区公益基金会为例，开始由89人创立，每人投资1000元，要达到《条例》规定的原始基金，其筹集工作需要长时间筹划和很多社会慈善人士投资才能成功。这也是蛇口社区公益基金会从发起到成立花费了近一年时间的原因。

2、社区基金会运作不够透明。一些基金会在信息公开方面比较欠缺，缺乏与公众主动的互动沟通，如2013年12月爆出的嫣然基金会丑闻，6年拒绝公开任何财务报表。中国非营利组织的问责和透明度不论是在内部的自我要求方面，还是在外部的法律规范方面都还相对欠缺（Deng, Lu, & Huang, 2015）。提升基金会透明度，可以加强民众的信任度，从而更加有利于社区基金会的发展。

3、资金来源与管理。在美国，社区基金会的一大特征就是基金来源的多样化，其资金来源为本地的企业家和社区内公民。在中国，资金来源相对集中。如政府倡导或企业为主导的社区基金会都是由企业资金为主要基金来源。一旦企业财务发生危险，基金会财务的风险便会上升。同时，在美国，基金会为了长远发展，会将资金进行商业投资，在本金不少的情况下将盈余投资于社会服务，从而有利于基金会长久发展下去（Guo & Lai, 2015）。根据中国《条例》，虽然理事会可决定基金会投资活动（第二十一条）；且准许基金按照合法、安全、有效的原则实现基金的保值和增值（第二十八条），但一般社区基金会的资金管理与投资仍然存在挑战。

4、专职人员的缺乏。在蛇口社区基金会的案例研究中，提到蛇口基金会缺少专职人员的问题，这也将是社区基金会发展面临的挑战之一。社区基金会的正常运作需要专业的管理资金者、服务管理者和提供者，但是基金会的资金

有限，既需要提供有效的服务，也需要实现基金的保值和增值，对于人才的需求很高。但是专业人才需要更多的资金支持，所以社区基金会如何解决专职人员短缺仍然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5、居民的参与度。由于中国社区基金会是以政府和企业为主导的社区基金会为主，因此，民众参与度将会低于居民自导的社区基金会。由政府和企业为主导的社区基金会，在决策、财务和人事等方面都可能受到政府和企业的影响，缺乏其独立自主性。因此，民主决策可能受到影响，进而影响了居民的参与度。

6、社区基金会的定义较模糊。针对社区基金会的定义，中国没有一个统一的界定。因此，中国的以政府和企业为主导的社区基金会是否属于国际定义的社区基金会仍然存在争议。对于社区基金会没有明确的定义，将会导致社区基金会的运作方式、责任和义务等的模糊。社区基金会针对的人群、资金来源方式、管理人员的组成、资金运作的透明度、居民在社区基金会中的角色、活动的成效评估等等都缺乏明确的界定。这将会在统计社区基金会、评估其信效度、统一监管、改善社区基金会等过程中形成很大的阻挠。

社区基金会未利用的潜力

尽管现在中美社区基金会已经取得明显成功，但是还有更多的潜力等待开发。以美国为例，日益被人们意识到的巨大的财富和收入不平等也通过不同方式反应出社区的多样性。它反映在住房、经济发展、经济机会、教育和医疗的质量以及社区的其他方面。美国种族和阶级的多样性加剧了这个问题。生活在农村和城市贫困社区的个人在发病率、死亡率、贫困、受教育程度、就业和许多其他领域都有显著不同。大部分联邦、州和地区级别的针对安全的联盟公共活动都无法解决这种比例失调现状。大量的教育、住房、卫生、公共救助和其他领域的投资都无法有效而持久地缩小这种差距。

社区基金会已经通过作为捐赠资金的管理者，确保其资金被适当的管理和投资，证明了自己的效率（CFLeads Cultivating Community Engagement Panel, 2013）。有人可能会说，这些活动还远远不够实现真实有效性，没有做到提高整体服务社区和居民生活

（CFLeads Cultivating Community Engagement Panel, 2013）。在那些经济低迷的小区，就业机会极其有限、毒品和枪支泛滥成灾、没有满意或者负担得起的房子、倒闭或正在面临倒闭的学校、无法获得高质量的医疗保健、未解决的环境问题和没法吸引商业和工业的有限劳动力的社区，主要的健康，教育，住房和公共服务是无法持续的。

布鲁金斯学会已经率先提出“贫穷地域”的概念。这个概念是从联邦临时援助贫困家庭（TANF）计划的影响中引申出来的。联邦临时援助贫困家庭计划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一个模式：在国家的福利案件数量大幅度下降之后，剩余的家庭主要居住在贫穷的城市和农村社区（Brookings Institution, 2008）。

其他项目如收入保持、儿童福利、精神健康和药物滥用同样也反映了这个模式的结果。其政策含义是清楚的，即进一步的发展可能会涉及到使用各种方式投资到上述社区，使居民能够获得与其他社区居民相同的设施和机会。显然，这将会需要新的资金，这些新的资金将会同时是现今经济和政治上的挑战。

当然，上述所涉及的失败是由于国家城市政策而不是社区基金会本身。然而，这些基金会可能会有一定影响力，通过扩大他们的关注点，从捐赠资金的管理到与其他社区基金会一起有组织的倡导在国家或州的基础上投资贫困的社区。另一种方法是参与社区的更广泛领域以收集能够改善地区的资料；确定这些领域进步的具体可量化目标；以及发展一个社区责任的计划来执行（Hogan & Murphy, 2002）。这种方法也许能够在问题识别与解决层面以及提高参与度、社区期望和社区自身能力的层面提

高社区的透明度和整合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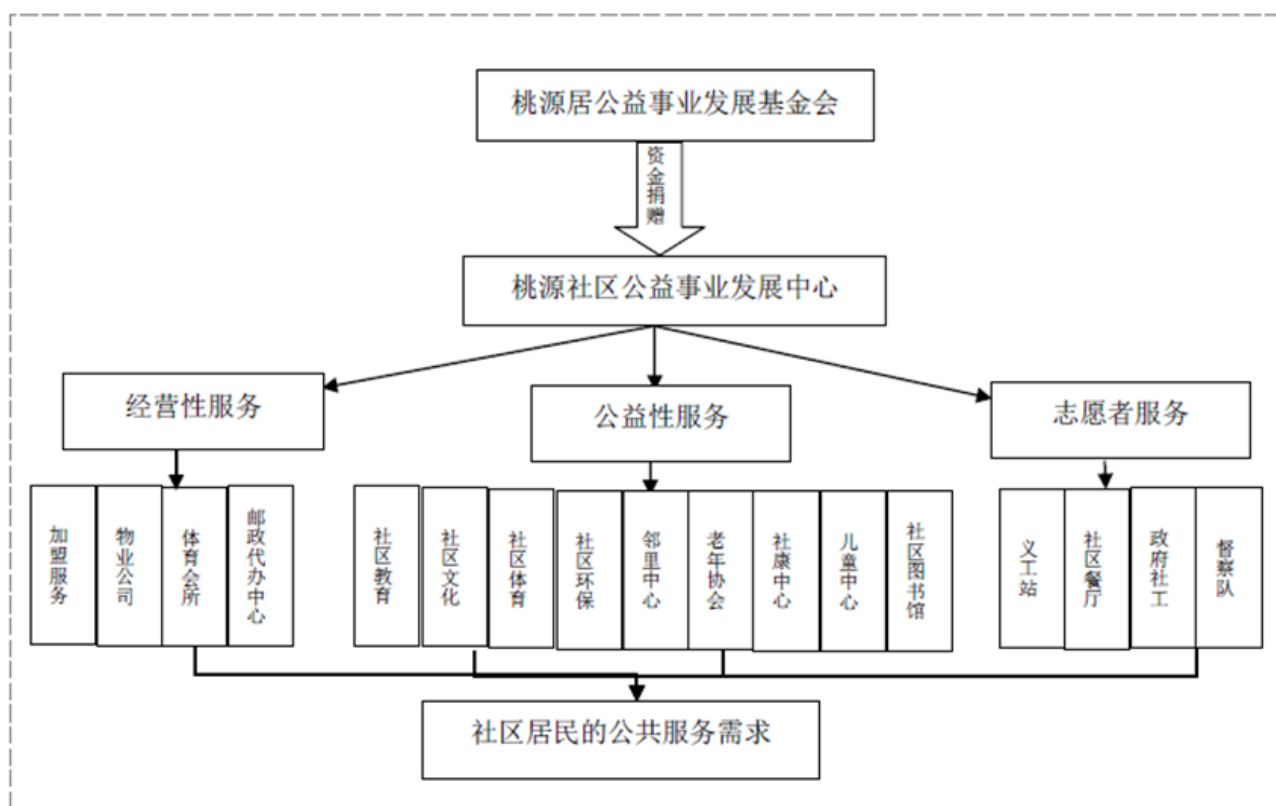
根据上述情况，假设一个社区，在这里出生的低体重婴儿的数量超过了国家和民族的平均水平。社区基金会先确定问题，然后广泛交流问题，获得能反应问题的资料，召集当地对此问题感兴趣的医疗届领导（医院主管、联邦认证的医疗中心、社工及相关组织）和当地公民活动家和人民代表举办一个会议。这个会议将会发起决定如何更容易获得产前护理和相关的能让孕妇在社区中便捷生活的有效服务。随后的会议和社区基金会主导的研究将会确定一个目标以使得在一段时间内一直存在的社区低体重婴儿数量下降。额外的会议将会确定一个计划，这个计划将会根据目标确定参与的个人和组织采取的具体行动。当地医院的信息将会随着时间被收集。取得成功或合理的进展时，将会规划庆祝活动和针对个人和组织的奖励。

也许现在正是重新回复和振兴社区组织实践的时候！一个基于优势视角的方法，为了社区的可持续发展，应该将社区基金会看做一个先锋领导，为公民在卫生、教育、社会福利、就业和其他重要领域取得可量化的进步。

表一：中国社区基金会基本信息

序号	名称	成立时间	公募	地区
1	上海美丽心灵社区公益基金会	2012/09/29	否	上海市
2	上海嘉定工业区社区公益基金会	2015/12/09	否	上海市
3	上海美好临汾社区发展基金会	2015/12/09	否	上海市
4	上海市杨浦区延吉社区公益基金会	2015/12/09	否	上海市
5	上海长征镇社区基金会	2015/12/29	否	上海市
6	上海长兴社区发展基金会	2015/12/29	否	上海市
7	上海长风社区基金会	2015/12/30	否	上海市
8	上海浦东新区凝心聚力社区发展公益基金会	2015/07/24	否	上海市
9	上海桃浦镇社区基金会	2015/08/13	否	上海市
10	上海真如社区基金会	2015/09/24	否	上海市
11	上海市浦东新区陆家嘴社区公益基金会	2015/09/25	否	上海市
12	上海甘泉社区基金会	2015/12/09	否	上海市
13	上海宜川路街道社区基金会	2015/11/06	否	上海市
14	上海曹杨社区基金会	2015/11/25	否	上海市
15	上海万里社区基金会	2015/11/25	否	上海市
16	上海石泉社区基金会	2015/11/25	否	上海市
17	上海长寿社区基金会	2015/11/25	否	上海市
18	上海洋泾社区公益基金会	2013/08/09	公募	上海市
19	上海心手相牵社区公益基金会	2013/08/13	否	上海市
20	上海市杨浦区江浦社区公益基金会	2015/03/07	否	上海市
21	上海盈浦社区基金会	2015/06/03	否	上海市
22	深圳市南坑社区圆梦慈善基金会	2014/02/13	否	深圳市
23	深圳市裕和溪涌社区发展基金会	2014/05/05	否	深圳市
24	深圳市龙岗区南岭村社区基金会	2014/05/13	否	深圳市
25	深圳市福田区华强北街道社区基金会	2014/09/22	否	深圳市
26	深圳市龙华新区樟坑径社区基金会	2015/07/04	否	深圳市
27	深圳市坪山新区坪山社区基金会	2014/12/15	否	深圳市
28	深圳市盐田区永安社区基金会	2015/01/05	否	深圳市
29	深圳市宝安区海裕社区基金会	2015/01/15	否	深圳市
30	佛山市顺德区逢简社区建设基金会	2013/11/26	否	佛山市
31	广东省千禾社区公益基金会	2009/09/01	否	广州市
32	江阴市陆桥社区关爱帮扶基金会	2010/08/18	否	无锡市
33	南京市江宁区东山街道圆梦社区型基金基金会	2015/10/23	否	南京市
34	江阴陆桥社区教育基金会	2015/12/08	否	无锡市

35	嘉兴市秀洲区新塍社区发展基金会	2014/08/11	否	嘉兴市
36	杭州市下城区石桥社区发展基金会	2015/02/17	否	杭州市
37	北京市思诚朝阳门社区基金会	2015/07/03	否	北京市
38	宁夏上陵社区敬老养老基金会	2012/05/07	否	银川市
39	重庆市民泰社区公益事业发展基金会	2015/01/28	否	重庆市
40	成都公和社区发展基金会	2009/12/22	否	成都市
41	深圳市光明社区基金会	2015/08/26	否	深圳市
42	深圳市光明新区玉律社区基金会	2014/06/10	否	深圳市
43	深圳市光明新区凤凰社区基金会	2014/06/17	否	深圳市
44	深圳市光明新区白花社区基金会	2014/06/25	否	深圳市
45	深圳市光明新区新羌社区基金会	2014/07/04	否	深圳市
46	深圳市光明新区圳美社区基金会	2014/07/21	否	深圳市
47	桃源居公益事业发展基金会	2008/07/16	否	深圳市
48	天津市桃源居社区公益组织发展基金会	2014/12/04	否	天津市
49	重庆市桃源居社区发展基金会	2014/07/02	否	重庆市
50	深圳市桃源社区发展基金会	2012/07/19	否	深圳市



图一： 桃源居社区治理和服务的组织框架

参考文献

- Bernholz, L., Fulton, K. & Kasper, G. (2005). On the Brink of New Promise: The Future of U.S. Community Foundations. Trade report. Funded by Charles S. Mott Foundation and the Ford Foundation. Retrieved from <http://www.communityphilanthropy.org/pdf/fullreport.pdf>
- Berube, A. & Liu, A. (2015). Matching Place-Based Strategies to the Scale of the Market. 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 Retrieved from: <http://www.brookings.edu/research/articles/2015/01/21-place-based-strategies-scale-market-liu-berube>.
- Brookings Institutions. (2008). The Enduring Challenge of Poverty in America: Case Studies from Communities Across the U.S.A. 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 Retrieved from: http://www.brookings.edu/~media/research/files/reports/2008/10/24-concentrated-pov-erty/1024_concentrated_poverty.pdf
- Cai, F. & Wang, M. (2002). How rapid is the economic growth of China? *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view*, 5, 49-52.
- (2010). Growth and structural changes in employment in transition China.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38, 71-81.
- CFLeads Cultivating Community Engagement Panel. (2013). Beyond the Brink: A New Call to Action on Resident Engagement by Community Foundations. *National Civic Review*. . 102 (3), 4-12.
- Council on Foundations. (n.d.). National Standards for U.S. Community Foundations. Retrieved on March 31, 2016 from <http://www.cof.org/public-policy/community-foundation-standards>.
- Community Foundation of New Jersey. (n.d.). About Us. Retrieved on April 2, 2016 from <http://cfnj.org/about-us/>.
- Deng, G., Lu, S., & Huang, C-C. (2015). Transparency of Grassroots Human Service Organizations in China: Does Transparency Affect Donation and Grants? *Human Service Organizations: Management, Leadership, & Governance*, 39 (5): 475-491.
- Foundation Center. (n.d.). Definition of a Community Foundation. Retrieved on March 15, 2016 from <http://grantspace.org/tools/knowledge-base/Funding-Resources/Foundations/community-foundations>.
- Foundation Center. (2012). Key Facts on Community Foundations. Retrieved on April 18, 2016 from http://foundationcenter.org/gainknowledge/research/pdf/keyfacts_comm2012.pdf.
- Foundation Center. (2014). Key Facts on U.S. Foundations, 2014 Edition. Retrieved on April 18 from <http://foundationcenter.org/gainknowledge/research/keyfacts2014/foundation-focus.html>
- Guo, C. & Lai, W. (2015). Community Foundations in China: Definition, Typology, and Current Status. Oral presentation in the Conference of Philanthropy and Social Development in China, Pocantico Center, Tarrytown, New York. November 1-3.
- Guo, C. & Brown, W. (2006). Community Foundation Performance: Bridging Community Resources and Needs. *Nonprofit and Voluntary Sector Quarterly*, 35, 2, 267-287.
- Hogan, C. & Murphy, D. (2002). Outcomes: Reframing Responsibility for Well Being. The Annie E. Casey Foundation.
- Sacks, E. (2000). Community Foundations around the World: An Examination of the Vitality of the Community Foundation Movement. The Council on Foundations. Retrieved from: http://wings-community-foundation-report.com/gsr_2010/assets/images/pdf/2000_COF_Growth_of_Community_Foundations_Around_the_World.pdf.
- 黄黎若莲. (2001). “福利国”，“福利多元主义”和“福利市场化”探索与反思. 社会保障制度, (1). 基金会中心网. (n.d.). 数据中心. Retrieved on March 31, 2016 from <http://data.foundationcenter.org.cn/foundation.html>
- 深圳市关爱行动公益基金会. (n.d.). 业界新闻. Retrieved on April 21, 2016 from http://igongyi.sznews.com/content/2015-12/13/content_12599017.htm
- 深圳市光明新区社区家园网. (n.d). 网站首页. Retrieved on April 21, 2016 from <http://www.gmxqsq.com:8070/homeindex/sqjhhlist> March 10, 2016.
- 深圳市南山区招商街道办事处. (n.d.). 工作状态. Retrieved on April 21, 2016 from <http://www.szns.gov.cn/zsjd/xxgk33/qt6717/gzdt5/3701065/index.html>
- 深圳市光明新区党工委. (2015). 试点社区基金会助推社区治理创新. (2015).. 深圳市光明新区党工委. 2015年11月.
- 桃源居公益事业发展基金会. (n.d.) 基金会介绍. Retrieved on March 10, 2016 <http://www.mytyj.org/Aboutus.asp?Title=%BB%F9%BD%F0%BB%E1%BD%E9%C9%>

DC.

- 王建军, & 叶金莲. (2006). 社区基金会: 地位与前景——对一个类社区基金会的个案研究. 华中师范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 45(6), 29-35.
- 徐家良, 刘春帅, (2016), 资源依赖理论视域下我国社区基金会运行模式研究——基于上海和深圳个案, 浙江学刊, 2016年第1期.
- 张恒春. (2015). ”中国特设社区基金会现状与发展路径”研讨会上的讲话提纲, 中国特色社区基金会现状与发展路径研讨会, 2015年12月12日, 深圳, 中国
- 圳美社区家园网. (n.d.). 社区服务. Retrieved on April 21, 2016 from <http://www.gmxqsq.com:8070/service/list?cid=7>
- 中国政府创新中心. (2012). 社会组织与社区治理和服务创新——对深圳“桃源居模式”的个案研究. 北京大学中国政府创新中心, 北京, 中国.

華民研究中心
Huamin Research Center

Rutgers, The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Jersey
School of Social Work
390 George Street, Room 503
New Brunswick, NJ 08901
848-932-7520, ext. 28256
socialwork.rutgers.edu/huamin